九籥集

九籥集卷之五

友人周宗建季侯甫校

傳

叔父安遠令憲卿君本傳 號霞峯

宋氏其先淮東人也當趙宋國汴有諱子茂者官殿直與其直宋宗室官也靖康之亂扈蹕徙臨安七世孫符傑公再徙華亭又六世而爲高大父克廉君輸邊拜承仕郎二弟以進士起家克純君爲御史克輝君爲冬官郎子定夫舉於鄉孫天民曾孫惟易皆成均弟子惟易爲三江公三江公生丈夫子三人長中允君爲茂才有文名早世次叔然君

爲澄先考舉於鄉其季憲卿君是爲叔父叔父諱
堯明號霞峯先王父旅於吳因娶吳而家焉七歲
時出嬉遊庭前有客詠隔簾看鏡詩久而不得忽
應聲曰秦嶺望來雲冉冉楚臺看去雨濛濛時胥
臺袁公貞山陸公衡山太史皆戟掌嗟賞競抱持
之弱冠而從王父歸華亭時人未之奇也而亦勿
奇時人每作秇竟輙仰面謂人曰那不得不如錢
與謙耶與謙故會首鶴灘公福也而伏膺王文成
之名理故三十爲縫掖又三年甲子舉於鄉乙丑
上春官不第丙寅丁生母喪冬陸孺人羅於難語

在孺人傳中叔父避難四方辛未再下禮闈乃就
廣文於江右德化覽匡廬之勝迎王父登之未幾
遷令閩之歸化無何而丁三江公之喪服除補浙
東松陽令丁丑改調江右安遠戊寅而馮完獄起
馮完者華亭庠胥也噩而貪居華亭相國長君門
下叔父嘗藉之貸償之倍矣而馮故挾叔父陰事
歲時需求不已叔父故踈償負時輒忘索㬥貸文
有急復以券貸完累券滿篋爲酷需辭久之索益
橫叔父往往避之及官輒之官所骫骳曲隨其事
如此非一至是復來安遠道經虔州有鄉人以刀

筆吏爲處州別駕叔父爲之屬而不加之禮曹巳候司其間向與馮有故馮謁之詢其遠來以索負對別駕蹙眉提手遏聲而語曰是可攖耶不如速返以故激怒馮馮時東嚮坐酒半酣矣易於肆言謂曹余至縣必廷辱之別駕嗟嘆謙讓以爲巳所不及欲故作其氣臨行厚餽遺復悲言以傷其心於是馮至縣叔父方晚衙不俟閽通竟上廳事抗手而請音動左右自言身來索負於汝意云何意氣甚壯時胥吏交前叔父氣塞未及對而馮竟大詬聲達路人冗從徬昜疑是官尊者縣中大驚馮

亦不知抵止叔父乃起謝若第就館焉以莫敢誰
何施施出門館於無爲寺庖廩相繼於道而時時
突上堂挾相國長君書復出券稿若干於袖厲色
大言曰若手書巳留他所露邀求形而安遠山中
多魍白晝呼人姓名衙中人被呼輙死焉亦受瘴
厲卧寺中叔父慮其猝亡欲促令還乃作文上司
虔使者會下逮捕而所部廵檢承意械送藩司初
不伏鎖爭甚力久之持抱者益多强鎖其項焉素
以驕氣上人念如是歸無顏復生又念別駕向尊
愛我我暴從其言當不至是今道經虔倘出慰我

何面目對之乃顧謂其養子指杻絏曰是狀可令別駕聞邪况將見也頓足下航氣滿不能復食逮者疑其詐益嚴封題抵虔死於是別駕聞之佯大驚出哭盡哀攜其養子訴二千石置尸壇上給其子引文言其父死時狀禁縣中不得捕夜陰佐之逸歸投虔文於淞刺史且訟前負而相國長君素蔽愛完作書言完死狀甚異復言完子所持累年券皆我貲也契盖子母計千金云於是伯兄受大窘罄業償三之一叔父故客遊及宦宦又淺不能爲營伯兄守王父之遺至是蕩然嗟乎以貧遺子

孫因貧并失其遺脛脛者未必全嗟乎脛脛亦安可爲耶明年馮養子五六人來虔擬收完骨別駕復嗾之訟撫臣按使者暨藩臬已下當是時叔父已被劾聽命於南昌故諸馮得肆誣詆諸公以別駕同鄉宜有桑梓情又故屬官每叩情實別駕佯伏地不敢仰視造作端末抵讕致辭諸公由此不直叔父而重傷亡人然馮故自歿骸白如常人故獄㐫年不成至以鐵組連骸歷多官驗時琅琅如脫皮白楊條盖緣諸馮非親子別駕以爲非暴骨如是不足以動上人然獄卒不具而叔父官浙時

嘗屬督撫蒙公雅違蒙意會去卒未有以傷至是
蒙撫江右馮貲素於蒙蒙尚拱叔父而退之叔父
目靑未之見也蒙以爲無禮重案覆之適按使者
邵公徽時嘗客華亭聞陸孺人卒時究罪狀叔父
兩公引繩披根遂按部令司理覆視縣籍得擅用
所監金七十引律謫戍遼之鐵嶺先是叔父率有
急以狀假縣中守藏金金還而狀留庫櫃中如故
司理以狀聞遂據狀覈之竟與馮事徑庭非其罪
也而先君子亦以是年初夏卒燕邸無及於急難
嗚呼痛哉去縣之日文槀數十束瓶罌數事而已

待罪南昌旅一小樓閉門終日嘯歌同寅悲其蕭瑟爲之淚下咸相謂曰先生以傲骨牴牾上官受極究柰何不力爲之辨坐是卒不得死居鐵嶺五年博士弟子以執執門人禮日衆督學使者試諸生有江左風大驚詰生以實對乃大喜延置官舍告於行藩藩以客禮見與語奇之尋遷關原生徒加於鐵嶺亦居公署初叔父舉於鄉其明年有同年進士作縣於閩之僊遊僊遊之神居九鯉河兄弟九人而共一目相携躍水化爲鯉其神掌夢事載列僊家乃扎之請夢旣而報夢曰入廟時有人手

授紙如掌書曰風送桂花香十里如是遂覺叔父嘗謂人曰吾不得進士矣桂爲秋言桂而不及杏杏可幾乎於是乎有廣文之選及居開原署中旁一小亭子有聯榜柱其右失矣讀其左則風送桂花香十里也乃驚嘆曰人生有定定其可移乎已而少司馬李公松閭其賢延至廣寧遂獲好於寧遠李公曁大將軍如松金吾如楨諸伯仲日登醫巫閭領其青翠咏數萬言後從大將軍出塞攝官承乏斬虜首十七級故事五得當一襲百夫長扼高皇帝訓文臣降伍不得階武功復官少司馬憐

之上其事賫賞有差得釋伍聽歸少司馬繡衣使
者暨大將軍山海關吏皆給之符非符不得度關
篆滿符上嗟乎非叔父之才之德亦烏足動諸公
非諸公之憐才烏能生度山海賢哉其兩得之乎
西歸有日黑參戎雨亭蕭孝廉雲原咸製驪歌悲
辛楚激遼人以㼐河梁渡關居京師期年乃竟南
歸行年盖五十矣黃冠素衣起居二千石及別駕
已下故人皆大驚且喜競來觀賀充塞閭巷者久
之歸時計槖中蓋千金裴子孫不與一錢悉散平
時親故沽酒沉酣則摩耳嘆曰吾以官廢家而以

戊得訾苟藉之以憂子孫是隹禍也必獲不祥居數月金盡乃復事遊往來江南及廣陵盧壽間南都兩浙多托交遊以自全時從父濱鶴亦踰知命矣不忍兄弟分離嘗從容諷曰大人第課長子畊策幼子拾薪亦足供旦夕柰何丁白髮而迎霜露則拂然曰吾遺矣異廉將軍而食過之方且欲得利交和而語故不祥是詛吾也竟拂袖去復謂人曰仕宦幾十年不得持斗升分子孫重以大禍喪先人之遺今靦顏食九族項氏且不忍於江東而顧欲我安之壯矣歲或一歸與叔父季鷹君周旋

留期月輙去澄與宗之兄弟聚而謀養歲計可米
六十斛從容謂叔父安之乎曰吾不食于憐其貧
也舍其子而姪是謀遺子罪也且吾分氷黃雲中
藉大將軍待罪行間以論功獲歸歸直夢耳夢其
有極哉此吾浸假時也而安得聽之汝汝其夢之
妖祥者乎鳶之啄魚之腹汝曹之縠人以爲禍福
吾俱以爲大辱去矣勿言第須醇酒辛羨實之白
粲以飽吾夢於是諸兄弟遂不敢復言平生內察
外踈不能依違而主斷少沉杗故屢攖大難非其
以蕩陵德由不察始終多爲人所賣晩年日更淪

落乃作日西四章其辭曰日之西矣火之流矣嗟我有懷歲倏逝矣月之盈矣水之東矣嗟我有懷時弗再矣星之移矣木之落矣嗟我有懷事之非矣霜之凝矣氷之堅矣嗟我有懷曷其及矣又作聞雞三章曰聞雞旦旦仰視河漢乃駉之疾余心曷判聞雞及辰秉心惟寅乃中則昃余躬曷新聞雞逮酉百慮紛醜既明且晦余心曷剖蓋有悔於惑讒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有北又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言我投之不得彼信之彌殷託三物以詛之而與詛之有神也

青蠅以喻汚貝錦以狀巧言雖汚而巧文之使人不覺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又曰交亂四國又曰誰謂鼠無牙言小人之於家國互爲亂階猶鼠之有牙無拳勇而恣陰賊也又曰有兎爰爰雉離於羅言無罪而羅之使直者冤而曲者免也故叔父信讒以喪名終被謗以速禍昔之讒夫亦罔不膺天之罰讒之不可信也如是夫而二三子姓不能不見是圖嗚呼亂其有旣耶然自遂而還已絕意人世如東方之滑稽光逸之臥被謝奕之飲兵故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道隆而隆道汚而汚信哉其殆知幾者乎丁酉秋抵武林謁臨省大夫履素陸公陸修年誼甚殷會痢返自故鄉於仲冬十有三日長逝嗚呼痛哉遺言當如楊王孫薄葬所著詩文數十萬言散遺殆盡盖始自縫掖卒意遠思故其語激而壯猶古人之題柱棄繻必期致身於青雲之上而志發爲言也中年遇亨值蹇爲九歌爲九辯爲大言爲小言其行隆其履危故其言抗若抵夫遼則三閭之汨羅而屬國之穹廬也非悲不足以展其思非窮不能以悉其變非崢嶸煙野燒不足以發其愁非呵

鬼訴神不足以舒其悲故其文君詩如虞卿子長
長沙布枝之却忌諱肆從横測陰陽而咎景曜尤
璣衡之不我寛而山川之不我阻暨塞北而江南
也居無食旅無偶無食不能生也無偶不能安也
不能安不能生不有其命也其命不有而遑恤其
他乎春風至而萬木奏榮黄鍾應而百鳥肆業菊
拒霜以葳其華梅衡雪以敷其蘂遭生於火鼠躍
於煬水有火石能言弦乃龍鱷乘木蝘蜓入水而
勝其魚彼皆以無情抗造物之令故周王幽於羑
里而身爲西伯周公譏於管蔡而歸葬西周箕子

狂於紂而封於武若夫驅羊牧豕食藿卧草之夫朝投竿而暮𦎝笏史不具載何君子之不然而叔父畀之宜其汶汶以没世也未謫前有刻不敘茲錄其旅邃之一二如日朔風鳴枯桑荒山帶秋水秋風動歸興匹馬背孤城清觴澆夜月白羽獵秋雲斷隴黄雲依古戍孤城落日射寒流短髮總隨烽火白寸心獨對陣雲寒幾處寒砧隨淚落五更殘月對愁懸山光遥帶金城曲海霧全收玉帳高入澗亂流侵馬腹依巒斬壁轉羊腸沙霧晴消明月在野烟横斷夕陽多則宛焉搔首於胡天也鄰

鷄春覺曙檐鳥夜知風魚罾懸岸細鷺影立波間柳陰晴浪捲麥隴晚烟平荒林紅葉靜流水白鷗閑簾影弄風消半篆碁聲移雨過殘花微風綠漲河邊柳細雨青歸隴外田野渡春風橫斷雁荒村寒雨報鄰雞則旅況可以銷魂也嗟乎此麟鳳之毛角其威祥具見矣又嘗自嘲曰當年那羡黃金貴此日徒令白髮侵及哭叔父季膺君曰朱顏自昔催青鬢紅粉由來送白頭大都年驟如此澄小子不能文然於先考暨諸伯叔父咸各有傳故因叔父而論次焉

猶子林澄論曰讒人構變此其

故難言矣胥人旅夊如有鬼神焉馮之若夫自遼而返天也豈非怒其媢於讒而卒以非罪雪之乎雖然流離極矣亦黃髮及之也司馬氏有言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其叔父之謂乎是以詳言之

顧思之傳

思之諱承學吳之華亭人也其曾王父學士東江公與余曾王父西庄公爲總角交及東江公貴而西庄公委僊諸生中東江公時時於縉紳中持其文嗟賞之久之東江公奉　命簡士南都毎抽讀

士文至當意者輒謂同事曰得非我故人宋伯氏乎及剞劂竟卒不見姓氏始大咤謂鬼神無賴奈何使我失名士與故人歸而詢之則曾王父固未嘗就試也於是東江公過曾王父而喟然曰嗟乎足下豈以余惜進賢冠如肝膽耶古人肝膽猶捐挈也余方期舉足下以無負進賢而柰何億余之引嫌哉余今望子矣曾王父曰否否吾闇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使余就試子與他人誤而錄之未必有裨於國君猶然棄之不亦使吾子有自潔之嫌乎此泜水之所以不流也東江公

起謝曰吾始以足下爲可及今余且自涯而返矣卒交歡如初省齋公爲東江公長子早卒子爲浥江公浥江公爲諸生時遊白下値余王考三江公於平康日亭午矣而三江公猶擁妓未起支目謂浥江曰可來借寢浥江素以父行事三江至是亦遂忘之便脫衣上牀同被共枕安然鼾睡將靡有爭已而寤覺三江與妓猶睡如初浥江公起坐索寞徙倚門外見綠楊中繫一白馬金韉玉勒神駿非凡有剪頭胡雛假寐其傍浥江公喜馬之輕矯不問主人爲誰就胡雛懷中探鞭攬轡策馬盤旋

院中畧無抵止時侍從相失奔駛之際忽踏一雛
於溝中院內人競來叩馬扶浥江公至堂上叩其
往來將加侮毁浥江公言其所自則三江公攤卧
之妓乃被踏嫗家妹也亟使人持馬迎宋家郎君
來三江君上馬宿酒未醒婆娑日影中移時而至
見浥江公彷徨閣中歌來何暮携手大笑遣人更
控馬迎妓至花前痛飲抵月落而散議者以爲得
晋人之致及白首鄰居締花石之盟始終不衰時
人美之思之其仲子也長余九歲及與余交在戊
子之冬已縫掖再新矣嘗遊白下依中表侯君侯

少養於滬江公長鎮揮帥起家至南都守府思之
初至侯館穀之具主人禮而思之意弗屑視侯猶
海鷗猶醯雞也日就飲平康從侯索買笑錢錢至
手中足已出門矣久之侯稍稍厭怠竟拂袖歸思
之少與馮元甫交善元甫爲故廷尉南江公諸孫
以名家子師事王宇泰董玄宰兩先生善談名理
工晉人筆法起草亭於東郭就移家焉思之與之
痛飲無問寒暑晝夜有時衣婦人衣紅衫粉額盪
槳吳歌聲達墻外思之且歌且飲旁若無人觀者
至於壞墻折樹人影滿池思之盪漾自如不爲亂

也忽跳水作没人挈尾探㲉如崑崙水精了無所礙水中拔腰間短劍亂擊無梗魚蝦爭躍運劍若丸號曰水鬬云吳俗有毒龍老蚌害人田禾故欲集劍水中遇便殺之有時當大雪中衣紅鸊鷉衫坐大樹上持壺自傾倒嘯歌不休諸人欲上輙下溺拒之自云身在半天鼠輩猶蟋蟀第從屋隙往則樂極矣那客樹上啼耶元甫與爻人相顧大笑賞之後元甫卒無子故交或吊或否未有能哭盡哀者思之入吊大慟感及中帷有至幾絕者爻人大嗟賞焉思之聞之曰世人解賞吾哭矣於是每

遇哭者未嘗不爲之一哀又未嘗不爲之出涕而當事者亦未嘗不爲之增悲也余自庚寅遊燕遭亡婦之喪奉老母命南歸鬱鬱不得意與思之季修文度結詩酒交當是時陳二仲醇爲太原相公鄉瑯司馬上客孝節偉行聳人聽聞府縣諸公皆折節虛左雖平原陸宗伯爲當世達尊亦倒屣迎之而獨喜交思之嘗曰思之得王謝家風微余與文度亦以仲醇爲然而思之更復不屑以爲聖賢則周孔絕德矣詩文則六經蔽之矣騷賦則屈宋擅之矣即顏賜鄒枚　　亦已效顰可羞況吾輩

哉聞汝輩謂我似晉人更是侮我當與所至即我心不知孰何又豈知刻畫古人以為優孟耶且吾與其刻畫嵇阮孰若刻畫周孔哉周孔之與嵇阮雖異若夫人之刻畫之其無恥一也我非不能顧恥而不為一時皆駭其議獨余與文度以為名言性至孝其居母夫人之喪舉酒一呼潸淚竟席友人戲之曰是阮家步兵當一呷嘔斗血者也思之恥之嗣後情之所至輒閉門焚香禮西方祈母夫人蓮花生往往痛哭見人竟絕淚矣當乙未丙申之交余遣陽九而豪興未除居嘗與思之痛飲於

庭前椿樹下一呼輙盡六七十卮然余竟不能敵
思之往往堅壁以待乃思之則從橫酒鎗如入無
人之境雖高五元申吳大忠美號稱善酒於思之
終不能爲堅壘惟余差能突起不測如伏兵猝發
於背水之間幸不奔北者屢矣以故社中號思之
爲酒將而里中醇謹之夫皆目我輩爲顛間相携
至火葬處拾枯髏作盃飲之瀝以臂血使有生氣
醉後擇生方深埋而奠之曰汝自爲枯髏巳來腦
骨豈復侵酒氣耶今日得吾輩勝　東陂閻𡖖
魂澆酒土上夜深直爲狐狸作噴也時侯君再總

帥明州思之復遊越與侯君率不合航海而歸歸
無以爲資就館穀於漢陽太守雪居孫公思之中
表叔也嘗榻之宅內間留於宅傍挌提日泰清庵
中漢陽喜何元朗叔皮之爲人好客客恒滿座家
僮四五十輩多習金元名家雜劇與大內院本各
成一隊綺麗如落日雲漢陽側耳注目卽少不當
家則卽席呵譴而思之酒酣輒起座竟出頃之金
目胡鼻頭軟雉毛衣五色錦袍胡旋而來口中之
詞非北非南不雅不俗或譏刺時事或詼諧坐中
賓客無不絕倒變幻萬端皆當人意漢陽往往容

之復好擁漢陽公龍陽逼之以酒當主人前不避漢陽卒命盡瀝又時時挾之間遊而漢陽知其無他竟不執何思之思之亦多無意爲割裂事也自南北九宮興而唐宋小令暨長調遂失其聲思之始高下抑揚宛轉激烈曲盡其妙尤喜歌大江東去及岳武穆怒髮衝冠歌時髮上指百骸爭衛聲聞里許令騷人之思英雄之槩如在目前適唱之馮元敏先生前先生大嗟賞曰恨不令子瞻少保見之當時朝雲與牛皐輩非過嬌羞則大粗率豈能愜兩公禮樂意哉思之幼與于二鳦先善鳦先

以詩文雄於詞壇才復不羈嘗偕思之於燈夕望門索飲口無他言飲盡即出一夜傾十數家最後扣陸君策孝廉門孝廉方置酒爲太夫人壽使閽人辭焉而兩君已入廳事矣閽者之辭攘臂大罵蒼頭輩夯擁堂中有一錦繡軸金書甚麗乃名公壽太夫人文也兩君裂而嚼之黃金滿口因相與大笑竟出太原王先生百穀聞之笑曰兩君可謂錦心繡口矣鳦先好遊得遊資即令銀工製兕觥鸚鵡之屬壽太夫人壽畢即命臧獲輩分頭索思之醉之然後徧召諸客居無何金盡而鸚鵡與

兕觥皆羽化肉飛䶊先卒不介意得金復如初也華亭狹斜枕西郊思之浮沉其中幾三十年每黃昏左右燈影燭光之前見有禿衫不帽大笑濶步而來者必思之也思之又能爲悲喜之辭以調諸妓嘗花月之夜朋從滿前忽發狂言妄陳新境雖珠宮金屋不難納妓於中以快其意諸妓無不抵掌大笑已而狀及哀顇踰深病苦措草席爲軟棺名野犬爲肉槨闍羅起於舌端羅刹生其口內苛責負心細張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攺氷池連理之枝悉森刀樹俄而柰何橋下業水騰波枉死城中

鐵丸亂雨淒風黑夜啾啾美姊妹之歡娛旅䰟孤魂黯黯尋鴛鴦之盟誓備諸惡境歷萬業條諸妓又無不顰眉大哭人皆謂紅粉之雍門云郡中有吳平子者故名家子也能作賦有膂力鏹背巨萬年十六七好飛黄走蒼鬬雞盤馬里中少年附之日相與擊劍舞槊尤工白打而性喜畜犬犬嘗滿樓號曰犬臺日作炊籠唱之一日雨炊稍冷即不復進亦不忍進有餘倘犬未就食卒不忍先嘗有少年進獮猴平子大喜乃衣之紅衫寃以絳幘使之跨犬出門蒼頭以金鼓道其前刀劍護其後一

市人盡驚雖獮猴亦不意崇禮如斯驚悚汗透紅衫平子恐紅衫之汚獮猴也於是强獮猴浴獮猴卒不肯就浴平子使徒見以竹擊之猴乃下盆戲擊水濡樓乘間跳躍出窗而去行屋如飛主人大懊恨平子中美之弟也而思之又中美之交也偶向思之道其感思之大笑曰吾能解之遂與中美同詣平子平子素聞思之豪飲獮猴之痛而出見之思之畧不寒暄顧中美大言曰可以飲矣主人喜請就飲室思之傾酒一尊起持大槊遝上犬所居樓見犬便殺殺犬幾百蹄而盧鵲殆盡矣平子

不知所爲躑躅庭中思之特槊下梯瞠目謂平子

曰子以紅衫衣獮猴何異以鐘鼓饗爰居乎夫獮

猴之去意必曰棄人用犬將焉用之且君畜犬謂

獮猴不可以徒行也今獮猴不脫冕而行矣吾謂

子收其車乘毋令其起歸與之思以戒君之左右

輕去其主者平子不覺大笑豁然而罷先是有孝

廉子能滑稽謂一落柘公子曰桑田變滄海公子

奈何守桑田而坐待其變乎公子奇其慮凡先世

之遺棄之不餘立錐而平子尤喜其策謂思之曰

足下第笑傲詩酒間豈能深思如是乎思之隨口

答曰吾思更有深於是者固待叩而發耳平子信其有奇乃驟觴奉巵酒爲壽而請之思之受酒整襟仰天再欬而言曰君知桑田之變滄海獨不聞滄海之變桑田耶今第冀滄海而俟其變則君之桑田異日庸可旣乎於時聞者捧腹幾爲腸斷思之落魄自甘而不耐人倚勢有某甲者成萬曆乙未進士與友人洪子厓同年適思之過子厓而某甲在座酒間論制舉藝某甲覘子厓曰設令我輩復戰寧有敗北事耶思之瞠目對曰覯君之書自當不落人後盖以某甲工楷書耳舉座失色

而思之坦然嘗與余輩二十人盪槳西郊更餘泊岸有貴人舟自北而來貴人余先人之讐也余嘗與思之道其事至是思之不假思惟便跳躍上岸就貴人船罵之貴人時携夫人同遊而余友人輩率大醉又不知從行爲夫人爭圍船痛辱貴人貴人偵知岸上客咸世家子弟難與爭鋒遂潛下小舟携夫人而遯余時醉臥舟中都不知貴人船倘知貴人來將不知抵止矣期年貴人竟死吾黨皆謂思之能以舌殺叉人之仇云思之行書得米氏家法通篆隸亦不求甚工所爲詩文惟尚淸率嘗

酒酣倚樹罵余輩曰若等苦欲工文抑知文不可工耶古之爲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旣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耻而不爲也而徒胃左史屈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此其無耻亦何異吮癰舐痔乎其不屑不潔大都類此以故罕與人同卒牢騷以歿世焉素善飯不觧病忽一日無疾而卒享年四十有六存歿年月具載子超之狀中思之嘗泛海有黃蝶如盆前導長年謂見是者多貴今思之巳矣豈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耶子四人長爲超之超之能文弱冠爲博士弟子員冠諸

生將復文信之始矣不孝旣不能生同富貴歿具含殮敢顧忌於筆札之間以自免罪哉故不敢躊躅而爲之傳　論曰昔人有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思之之偃蹇可勿論矣余因思之而有感於世誼焉當梁松之驕魏文之貴而於父行猶獨拜牀下乃今人甫獲一第即棄世誼如遺甚有羞其子孫之未達至掩耳閉目不屑言之嗟乎孝標絕交之論豈爲過乎始先人與一顯者爲貧賤交迨某將亡先人以口候其氣今某子貴矣豈微泰越且伺閒而下石焉不寧惟是至有身膺藩

臬忘先人之急難雖吉凶屢搆咫尺若秦越然彼其肺肝何竟出黃雀白龜下也噫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古之婦人猶能守之今之君子猶爾背之世道之衰何日之有又吾聞牛李之黨起自年誼君子謂觀過知仁爰 國初以迄嘉隆猶知世間有年家子使今青雲之士而以年誼謁之有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鮮矣余雖未逢其人然寧斷足而不一及其門誠鄙之也嗚呼士生人世安知已之不攀龍附鳳而猥自輕又安知貴人之不委泥沙困螻蟻而伊優其闒隸此非罪在貴

人抑貧賤之過矣第使貴人一旦遺棨無裓而人
苟薄其子孫彼若有知亦將切齒於地下而不知
刻薄之行身自蹈之又誰咎也然則當其生平交
歡之時競以兄弟相呼骨肉相許豈兩人哉而前
後異情者彼直以聲勢相附會非真有斷金朋簮
之誼强而合倏而離固也嗟乎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斯言誠千古之金鏡吾安
得不死之藥石無涯之富貴以固友誼於千載昇
刻薄之俗轉爲忠厚乎余家與楊世叔孝廉同里
孝廉之先與余家世爲婚姻去世叔數世矣而世

叔不以余家衰替遂廢中表之禮嗟乎安得如世叔之不忘其祖而與之聿修厥德乎君思之之痛罵貴人而王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矣世誼又何篤乎余所以三致意也

盛重之傳

重之其先家淞之海濱父始宅於邑之上海少孤因毋氏　世宗十有八年海之大盜曰王祥王艮者作亂烽火及於邑邑宰虜其家人以爲士民先時重之甫十歲母疾方殷會先所聘蔣氏父者故若溪人也若溪巨而叢山三吳指爲避兵處也謂

婿舍而毋而從妻重之伏地號哭不動路人咸不直蔣氏於是始舍之未幾有數持刀人排門甚力瞠目將不利於重之子毋而刀未有所嚮重之因引頸前曰吾聞釁刀當以孺子之血諸酋驚嘆相顧出門鄰人從壁中偵其聲狀無不吐舌者已而寇去重之遂以孝聞又十餘年而島夷起海中攻瀕海諸縣當是時重之方行散郊外猝聞夷且及邑反走歸舍於戈矛猶蘆荻也抵家竟不得毋號呼久之毋自麥囷中出遂負毋越疆寇亦若弗見重之如有物呵護焉無何而毋病熱口噤巫醫不

禱重之疏於神願減年一紀以祈母壽歸而母蘇
呼重之汝來歸乎迄　稷宗之三年母符一紀而
心疾作鬼神不習於靈重之恍惚交睫若有人甚
以鵝血可療時方子夜力無緣得鵝自念鵝我也
鳥爲也鳥則反哺盍哺親以我血乎於是引几上
刀割左臂血瀝酒壺中跪而進母母飲之如醍醐
疾已半供而臠肉作湯母以爲熊膰不是過也又
已半强飯凡六月病復如前割右股以進母喜曰
窶人惟參苓是憂困安所數數羅異味耶吾行起
矣重之對以溫詞竟不令母知其割截也居久之

母恩蛤羨時天寒大雨市之遍邑中不得邑之東
北枕春申浦循浦而行彷徨無策忽遇老嫗指浦
水曰有之須速下即解衣入水回顧老嫗唯草樹
婆娑而已須臾登岸不覺滿筐時人比之躍鯉又
明年而母病復發口不能入水漿復禱於城隍疲
而入夢神語之曰兄弟無爭父母傷形覺而不解
因慟哭曰惟吾罔悟於微言則隨夢曰無就無方
重之自謂誠不足孚至夜復入廟中祈請逾力是
時蚊蚋交前不暇揮扇乃誠不替於剝膚須臾有
風自南來蚊亦引去遥聞碩聲若觸於閾重之因

號呼抱空且自恕曰瀆神啓禍余惟母年之是祈則又聞馳驟聲甚衆若神使之厮走然者連擊香案如警如拒顧重之以母故勿自知爲神怒也於是神竟杳然更三宿寂益甚乃歸又幾月而母竟以不藥終將亡謂重之曰墓苦無鄰必薄葬抑余懼松栢之不及於實也重之感激遂結廬於墓朝夕哀號飛鳥和之草木交實平生雅閑絲竹三年復御如有若之聲時人多之會直指劉公廉其事將上於　朝拒代不果先後縣令皆表其廬重之隱於醫名坤既列邑乘之孝子傳矣先輩潘恭定

公嘗作詩紀其孝余聞之友人黄仲通重之遇至人遊扶桑之東其事甚異余謂重之既忘身以殉親親今亡矣又奚以生爲殆所爲臣無心求神僊神僊來迫臣者耶莊生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況余辯於言六合之外者乎恐說梏則勿聽也故別有記

宋幼清曰始余初受書時嘗讀方希古先生之文曰刲股非孝也心竊疑焉以爲此生父母授之苟我身可以療親猶鼠肝蟲臂烏知爲孝與非孝而先生故諓諓議之疑而不破者幾二十年及作重之傳而始悟先生之言非若今

之博士家徒爲詭辭以駭人耳目者也夫先生既以非孝罪割股則豈不欲宗起余之義以沒其身及當　文皇靖難乃舉九族以殉之夫九族之生命其爲股臂也衆矣豈不念及于非孝之議哉其所維持者宇宙之大節則九族直鼠肝耳乃知先生以爲勿是也者非惜髮膚以忍其親蓋知神明之感格不係於形聲而此心稍涉於好名是吾親之血肉直人子成名之羔鴈則不若勿割之其天全也子輿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能如先生之捐軀以取義斯足以定割股之是非若夫陰實難之

而揚竊非孝之言以藉口此又先生之罪人也噫乎能割股者必能爲君親死者也能死君親者可割可無割也自揣已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爲君親憂之矣重之子　提藥槖來遊長安語及尊公遊儛事亦放淚不禁夫惟儛也而悲其於孝弟殆綿綿若存者乎

袁微之傳

袁微之者吳之華亭人諱保德以從戎更名度故唐藩左史袁稷善先生季子也先生弱冠登第精神兼人官司寇郎多暇好讀書與李濟南王瑯琊

齋名是時華亭爲首揆先生以父行故事之甚謹
然喜數數上書論事華亭謂公事而公言是欲張
吾過以自見者始稍稍踈之竟左遷貳黃州不巳
復徙相唐藩先是第甲乙科遷諸王官多不之任
以終身不調故也惟先生慕賈傅長沙董叡膠東
乃獨之官至則革侵漁申法制國君新創唐父老
咸嘆左史何來之晚頗喜發奸如治黃時會　上
誕辰唐使使者入賀往使者來長安王畀使者璽
疏二而空其一遇諸藩祈請暨吉凶出意外得一
切便宜即無所靡歸納之故府有谿增圖出掌唐

藩宮事陰謀之使者使者利其財出璽疏僞爲王辭請易承奉時馮司禮居中用事權倖人王謀出代者爲馮侍人郎可其奏命侍人往代旣至府中莫敢誰何獨先生以不請而命非故事不奉　詔案驗治之得實具奏　天子下王前疏禮曹覆視與奏符司禮耻不能庇故以方　命坐先生使緹騎與罪人俱逮至京師詔獄徵之時爲諸生與兄非之披羊裘奔命雨雪中託饘粥朝夕訟冤燕市江陵雖峻法然憐才視辱無罪不忍諷治獄吏獄竟得平放歸田里中道宵人希旨陷以擅郵疏入

司禮卿前事復欲命校尉反接江陵持令甲固扼之第下接使者理其事先生卒得生還江陵力也微之從此不樂爲諸生遊梁曳裾唐藩王與宗燕咸德先生延微之傅其長子王多内寵新請名名其子諸子人人自以爲得王愛當嗣王太妃患之使人就微之問計微之曰愼毋請立傷王心當恐王以不請名夫不請名非制也王懼必請請必序長幼無嫡立長自先王以來莫之易也太妃喜行其計王果使使請名太妃固强微之與使者偕名請而世子之位定矣微之因留長安居歲餘人貴

補成均弟子昔徵之遊南陽買置田舍已而客長安遂棄南陽田舍界菩提場飯往來嵩少僧其去故鄉亦若去南陽日家徒四壁妻孥寒餒不顧也至其供甘脆亦復取給於賣文云徵之碩人修髯善骯髒其意氣才情足以脅傲骨人無貴賤賢不肖遇之莫不辟易至於呼盧對壘亦悉以氣吞之得金隨就坐中或馬上分給貧人須臾奚囊頓空不惜也其任俠出於性生以故長安失路人仰徵之緩急如仰骨肉間出餘貲治裘馬裝度輕肥不過五陵年少不出然其交遊多賢豪長者雖癖有

狹邪之好而所歡皆非尋常人於長安有薛素素
素素金閶妓女也因事旅長安聲色妙絕一時究
轉合絲竹工五言詩畫蘭與周公瑕先生並絕善
挾彈走馬被彈處皆成龍鳳弄王孫於股掌之上
無一當意而獨善徵之當啍賊起事常說徵之君
骨相多貳宜早從軍今西方有事妾願與君俱西
徵之壯如磨鏡人勿之諾也項之島夷跳梁高麗
素素欲爲浣紗人因而剩之如班定遠徵之笑而
言曰毋多言大辱國且肉食者謀之矣素素曰吾
非娶婦也其敢借宗周之闕抑不幸爲婦人幸一

當徵之而不得在軍中昔羽葆鼓吹者彼何人斯
因掩鏡泣數行下已而武林金中丞鎮閩卒以他
妓女蠱闌白於夷始旋師渡海朝鮮獲安野史
氏聞中丞之出是策也喟然曰吾今乃知謀及婦
人兵氣不揚徒虛語耳素素知徵之有恥不可與
堅恐成事乃從容謂徵之君有老親而遊閒不歸
得無爲吾故耶吾不能如淛國夫人佐君榮親而
恐君得罪名教異日雖食妾之肉不足以謝君吾
其行乎徵之猶戀戀不已素素忽跨飛衛而南行
三日徵之始知之中道遣蒼頭遺徵之百金書辭

誓不復歡以激怒徵之徵之由此發忿明年文戰
果當分校意已絶之主司主司報可及剖封國學
茂才皆有贏卷分校左國學而右茂才復落羽如
故罪不在文也昔徵之雅好武習騎射至是遂有
意從戎會同社諸公惜其才止之乃復淹留都下
忽忽鬱鬱鬚髮始就衰落矣庚子秋復偕諸生試
於鄉國子生中順天榜者凡五十人而吳無人焉
諸生心疑主司吳人也或有意爲瓜李嫌然無風
影可撫雖徵之亦自嘆數奇惟慷慨從軍而已有
同事思歸無以贍妻孥乃過徵之諗之曰吾與君

若某某皆人𣪍矣而爲同鄉所排此賀首伉也何可以嘿嘿隨造端末而復作色曰君若不言吾將獨訢諸朝於是微之仰天嘆曰僕髮短矣矣豈足下舉義而吾不爲黨人是吾不成丈夫也君疏吾控患難同之有如皦日迫明日微之以同事之辭訢之當路則同事化爲烏有矣微之於是始決意從軍辛丑復下武闈第乃之魚復幕府爲材官中丞劉　先生素聞微之才拔自儔伍薦之於朝有筆底三千禮樂胷中　數萬甲兵之語親知皆歡呼喜中丞之知微之也微之用有日矣忽膺脾疾

不起時甲辰正月十有六日也嗚呼痛哉竟不忍敘矣中丞深悼使大將視含殮卹禮有加尋給傳符歸其喪時侍御沈君大先生甫受關使者命重聘之人益多先生長者徵之少從履善先生之南陽以文章受知溫少保希文先生先生禮樂人也義不失天下豪傑而始終遇徵之爲國士若宗伯唐元徵少司馬賈仁甫大行謝友可三先生者皆名節之羽儀聞徵之之卒無不流涕所以慰藉存歿撫嫠恤孤用遺餘力豈數君子偏有所嗜哉要必有以取重者夫以徵之之資兼文武觀其定儲

副於宗藩刼奇計於女俠使得乘時構會其樹立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古人有言不知其人視其友徵之之友可謂賢矣庶幾因友以見乎子名飛蓮徇士也徵之有友而有子可謂不死矣余悲履善先生與徵之皆懷奇負俗而俱不獲竟其施故爲之敍次其隱

論曰人各有志萬願靡方非特時勢所驅其禀受殊也是以中庸論孝美武王周公之繼志豈非以父志勿竟匪子孫弗克繼述以彼履善先生之嘐嘐古人而志業不遂此徵之所以棄妻孥挺孤劍往來燕周二十餘年早不脅肩軒

尾詭不晨風夕波偃息談笑於王公大人之側指
顧生風一時所稱人雄無不耳而目之能與微之
敵者幾何人哉然而有遇有不遇者時也士固不
可以成敗論及微之亡而復善先生隨以哀痛不
祿語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觀復善先生與
復初非之之慈愛無間則知微之雖碌碌馬蹄間
其神情夢想有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兄者世
人不察猥以久淹長安罪之此何異近世李禿師
之以殺母罪溫太真乎其亦不講于繼志之義矣
惟此義不明於是有靑雲之士皓首之夫攫金於

宦奪產於鄉藪逋逃縱鷹犬錡席璦筵酒肉作臭
歌童舞女夙夜同閭而其尊嚴冬日单衣巾屩四
角躬炊聽事之後至竈烟繚繞客衣而子顏色自
若其父欲訢鳴牛以易用痛介葛盧之不靈控慈
烏以貸哺恨公冶長之無語此其人當堯舜之世
將與梟獍並陳於俎豆之間何敢自比於人而與
微之論優劣也乃庸俗顧畧彼罪此筊鳳翔雞誹
俊疑鋌能無痛哉嗟乎人倫道喪當今之世佐子
背父助奴賊主濫我縈纓聊代青蚨之血眉之祖
席寧羞赤鳳之歌有能如元微先生之于微之生

則不以擢落縻封殖歿則不以幽明生異同可謂夷山川之險於棘塗抑谿壑之欲於藝器者矣先生少與范牧之孝廉同社牧之風流絕世常移情長于里先生卒同社伐鼓撞鍾絕諸神明以與其改故老至今後言之夫能攻牧之之瑕於貧賤之日故能瞑微之之目於尊榮之時苟貧賤尊榮之不忘雖言工斧藻爵邁倜儻亦何能敦彝倫秉直道哉彼袁范何如人且侮之矣奚其交奚其交

負情儂傳 王仲雍與恨由日常恨負情儂詞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雍與教

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匱女
郎母頗以生頰來爲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
爲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
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辭挑怒李
恭謹如初巳而聲色兢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
生母自揣女非巳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
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辦
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詬女日汝能聳郎君措三百
金畀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郎慨然日李郎
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難顧金不易聚倘金具

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
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
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
啼謂李生曰郎君蕩費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
於交親中得幾毫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第
未敢言耳明日故爲束裝狀遍辭親知多方乞貸
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半疑
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絶其歸路今君
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
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

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綫纍絮帶明日令平頭客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有心毅然各斂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曰毋憂明旦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毋竟負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毋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死矣毋懼人金俱亡乃日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

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十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携須臾之間簪珥衣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一箱箱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為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腕生絹擲朱提二十兩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

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倖遭逢叔嬬
自秋涉冬啞來鴻之寡儔訕遊魚之乏比誓白頭
則皎露爲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
瓜州舍使者艅艎别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
盈江練飛鏡寫生謂女曰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
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風煙顧
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關山之迢遞感
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携手月中趺坐船首生興發
執巵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調
烏啼猿咽不足以諭其悲也有隣舟少年者積塩

維陽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爲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綯弄形顏影微有所窺因叩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稠繆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徵叩公子昨夜清歌爲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即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子旅靡蕪而挾夭李不鬪明珠委路有力亥爭乎且

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郎鄙心
時時萌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
爲梯航而客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
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杯三尺也抑愚聞
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
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
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爲計奈何客曰公子
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爲公子壽
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
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形挈影雖鴛

樹之詛生炎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惟谷羝藩狐濟既猜月而疑雲燕喙龍漿更悲魂而啼夔乃低首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携手下船各歸舟次女挑燈侯生小飲生目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爲百年歡笑忽作此而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與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爲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覲二

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篋內女曰明蚤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内時夜已過半即請起為艷粧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訖妝畢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卿妝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舁之即索新安人聘貲過艤償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新安人曰頃所携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

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某葷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盖不貲云亦投之最後悉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推生於側而啐詈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

傖乃復貪財强來縈抱何異狂犬方事邀風更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辰詒影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妾為李郎溘眼幾枯翁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携手而倏溺笙簧畏行多露一朝棄捐輕于殘汁顧乃焚此殘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斜纏寧有盡耶於是冊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

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名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幼清曰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敘事至敉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被髮而其音婦人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君郎君爲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間因棄置篋中丁未携家南歸舟中檢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

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異使我更捧腹也旣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它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寧肯折筆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盖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拒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